

核心提示

所有的日子，所有的日子都来吧/让我编织你们，用青春的金线/和幸福的璎珞，编织你们。这是王蒙在《青春万岁》里的序诗，时间已经过去了66年，当年22岁的王蒙如今已经

88岁。王蒙已经用文字精心编织了多年，生命的年轮已经蔚为壮观，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也已经有了包浆，王蒙的头发也从以前的奶奶灰，明显地呈现出了“大爷白”。



奔跑吧，王蒙



大事要“秒定”

王蒙先生预订好餐厅，十个人的包间，就我们四人：我们夫妇俩和他们夫妇俩。餐厅的张经理和王蒙先生是熟人，王蒙说，还是上海的钱文忠教授请客时认识的，当时张经理看到钱文忠脸熟，赶紧恭维，钱文忠教授则指着王蒙说，这才是真正的明星，我都是他的粉丝。王蒙和张经理的交往由此开始，持续多年。

自从我们全家到北京之后，每年春节都要去看望王蒙先生一次，王蒙夫妇也是照例要留饭，他们家保姆是北方人，王蒙每次都问，你们南方人喜欢“糯”的食品，北京的口味你们习惯吗？足见老爷子的细心。近几年来，我开始称王蒙“老爷子”，记得第一次他有点不习惯，一愣，后来想了想，说，

是的，我也到了当老爷子的分上。当然，聊开心了，我们也戏称他“姐夫”，因为他现在的夫人单三娅年龄比我们大几岁，属于姐辈的。

王蒙原来的夫人崔瑞芳没有去世之前，我们习惯称她崔老师和崔阿姨，崔老师贤惠端庄，为人善良恭谦，有文学才华，她写的小说曾经以芳蕊的笔名发表，甚至如果直接用王蒙的名字发表，也不会有人怀疑，这不是王蒙写的。

2012年，崔瑞芳老师因病去世之后，我们都非常想念她，我多次梦见她。2016年8月，我在敦煌夜里三点醒来，梦见崔老师，就给她儿子王山发了个微信，“阿弥陀佛”，第二天上午，王山回了微信，“神经病”。王山的“骂”是有道理，我也没有解释。等我后来和王山见了面，说到梦见的

情形时，王山很感动。

王蒙和单三娅的婚姻自然而然，年近八旬的老作家娶花甲之年的退休女编辑，是人世间最平常不过的事情。记得有一年国庆节，王蒙和单三娅请我们几家吃他们的“婚宴”，尽管只有一桌人，我们还是恶作剧地要王蒙“交代恋爱经过”，王蒙笑嘻嘻地说，“我是秒定”。老爷子用这么时尚的网络语言，让我们大吃一惊。他说，我个人的经验，小事情深思熟虑，反复斟酌，大事往往要秒定，比如你去菜场买菜，到商场买件衣服，可以挑挑拣拣，每个细节都要研究到位，但买房子就不能像买菜那样，一家一家地选过来，肯定谈不成。婚姻更是如此，更多的是凭直觉，“秒定”！他说，当年他决定从北京迁到新疆工作生活，是件非常重大的事情，是人生的转折点，一般人不知道要反复掂量、前后思考多少天，而王蒙也是“秒定”处置。他在公用电话亭和崔瑞芳阿姨交流了十分钟之后，就向组织申请，不久便打起行囊，奔赴新疆，之后，全家也迁到新疆，迁到伊犁。这么大的人生转折点，在短短的时间确定，十分钟，在特别的空间确定，公用电话亭。

文学的“夏天”

王蒙是当代文学的传奇，也是新中国文学的传奇。2009年我在《旗子和镜子的变奏》一文中，说王蒙的文学是共和国文学的一面旗帜，也是共和国历史的一面镜子。王蒙14岁参加中国共产党，新中国成立以后成为北京市的团委干部，后来主动申请去新疆十六年，直至1978年重返北京，重返文坛。1985年担任共和国的文化部长，是史上最年轻的文化部长，也是继茅盾之后的又一位作家部长。2019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周年大庆，85岁的王蒙获得“人民艺术家”国家荣誉称号。王蒙说，“人民艺术家”是美好而崇高的荣誉，是党对各行各业奋斗者的肯定和鼓励。“非常庄严，也非常提气。和那些国之重器的发明者、维护者、发展者相比，和解放军的战斗英雄相比，我所做的事情是很微薄的。这份荣誉对于我是荣幸，也是鼓励。”他的作品也真实记录共和国的历史进程，共和国的每一个阶段的事件在他的笔下都有生动的记载和呈现。

王蒙在文学艺术上的创作成就为众人所知，王蒙对文学的钟情和热爱也是持续不断，这三十多年来，每一次见到他，他总是说自己正在写什么，或者准备写什么，那股热情像刚出道的文学青年一样。我在文坛多年，很多作家初出道时，一腔热血，但功成名就之后，就很少谈文学了。王蒙不仅始终保持着“文青”的激情与忠诚，对文学青年的关注也是文坛佳话。余华的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刚在北京文学》发表，我们就在《文艺报》撰文夸赞评点，喜爱之情溢于言表。张承志、刘索拉、张辛欣等当时作为青年作家的新作也得到王蒙及时的热情推荐。他还为陈染等女作家写过序，推荐过一些青年作家加入中国作协。2001年，王蒙获得《当代》的小说年度大奖，奖金十万元，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字，王蒙当场表示，将全部奖金捐献出来，设立一个青年文学奖。这事也属于“秒定”，是王蒙临时

决定的。这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“春天文学奖”设立的缘由，当时全国尚无青年文学奖项，奖项规定得奖作家在三十岁以下。先后评了四届，每届一名得奖，两名提名。一等奖一万元奖金，提名奖三千元。春天文学奖先后评选了四届，戴来、李修文、徐则臣、张悦然、了一容、叶子等先后获得此项殊荣，成为他们文学道路的第一块奠基石。徐则臣后来获得鲁迅文学奖、茅盾文学奖，李修文也获得鲁迅文学奖，张悦然也频频斩获国内外的大奖。四届评奖，花完了王蒙先生捐的十万元奖金。2019年，《长江文艺》笔会期间，已经担任湖北作协主席的李修文说到春天文学奖，特别有感情，他说这个奖停了太可惜了。修文表示，他希望能够重新启动春天文学奖，希望得到王蒙老师的帮助。我转告王蒙先生之后，王蒙欣然地笑了，恢复当然好，现在这样也很好。

王蒙这些年来，似乎焕发了“第三春”，他的第一春是上世纪的50年代，他写下《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》《青春万岁》等作品，至今还在流传。到上个世纪80年代复出文坛之后，留下了《春之声》《海的梦》《活动变人形》等力作，引领了当代文学潮流。王蒙的第三春则是新世纪之后，在《这边风景》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，近一两年再度呈井喷之势，一两年就有一部长篇小说问世，2020年的《笑的风》，2021年的《猴儿与少年》，今年又有很长的中篇《从前的初恋》在《人民文学》杂志发表，前不久还有中篇《霞满天》在北京文学》第九期发表。

一般来说，中国文人是“青春作赋，皓首穷经”，王蒙在皓首作赋的同时，也读解中国古典经典。在写小说的同时，他还写了一系列解读诸子百家传统文化经典研究的文章，《老子的帮助》《庄子的奔腾》《庄子的享受》等等，洋洋洒洒，恢宏自如。王蒙有些自豪而风趣地说，“我有一个自己觉得很牛的说法，那就是——我还是劳动力！仍是文学创作的一线劳动力”。这次见面，我对他说，我要写篇《夏天的王蒙》，很多作家到了晚年之后，往往写的数量减少，文字也言简意赅，惜墨如金，微言大义，您还保持那股磅礴、澎湃、一泻千里，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夏天生长之势，成为奇迹了。至少，文坛马拉松冠军当之无愧。

我比王蒙先生年轻26岁，时不时有生命之秋的危机，看着王蒙依然年轻依然青春依然保持旺盛创作生命力的状态，实在有些惭愧。2020年在青岛海洋大学举办的王蒙新作《笑的风》的研讨会上，我曾经感叹，这些年，作为王蒙先生的追随者和研究者，我一直在跟随王蒙先生的脚步，他写到哪里，我读到哪里，基本做到“同频共振”。现在则有些跟不上了，四十年来，我从一个青年慢慢变成了中年，现在变成青年人调侃的“干老”了，而前面那个奔跑的王蒙还在以少年的速度奔跑，我发现自己的步履在减缓，有些喘气了。王蒙不服老，他通过他的小说题目向世人宣布：明年我将衰老。身体的衰老也许不可抗拒，精神永远年轻，心和文字永远在驰骋。这就是夏天的王蒙。

奔跑吧，王蒙老师。
奔跑吧，我的兄弟！

据《新民晚报》 王干/文

人物

并表达出希望大家共同出力，帮他们一把，帮他们渡过难关的意愿。

妻子说他现在成了到处诉苦的祥林嫂，说她现在都为他觉得难为情，特别是在一些亲友面前诉说求告。杨河芬耐心地劝说妻子，面子永远也不如里子重要，死要面子活受罪，这做法没一点用处，而且还有害处。我说出这事，是要求得到大家的帮助和支援。即便我不当第一书记，说实话，看到这些村民的困难境况，也会动心，再说既然当了第一书记，职责所在，更得说，还得做。9岁的女儿很理解爸爸，听爸爸说起贫困户的情况，把自己存钱罐里的零钱全倒出来，要捐给贫困户。妻子对女儿说，你的

钱就不必捐了，妈妈替你捐吧。杨河芬说，这是女儿的心意，即便是母亲也不能替代，就不客气地把女儿积攒的钱拿走，还夸赞了女儿。妻子其实很理解杨河芬，杨河芬贴钱资助困难村民，这些事她其实早就知道最为了解，不过她采取了不管不问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和做法，实际上是默许和支持了。

杨河芬“碎嘴婆”式的到处叙道，被亲朋好友和同事们把贫困户的情况传来传去。他的朋友——大同大学团委分管学生会的李副书记听说后，就说给大同大学的一些学生。之后，这些学生如杨兴越、段超颖等就主动联系杨河芬，说是要作志愿者深入农户中，既参加农业劳动，又想搞些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61
蒋蒋
京购
著

《为了母亲的微笑》

连载

拍摄，表现出农村面貌、贫困现状、精神状态，杨河芬自然欢迎。这一天是双休日，学生们没课。他就从大同大学门口接上他们，开车一路狂奔来到许家窑村。

杨河芬继续他的深度访察，这次访察的是贫困户南建国、朱荣贵、朱景明、贾全这几户。

山西经济出版社

24
王宏伟
编著

《旋律中的红色记忆》节选

保持了一位巾帼女诗人特有的浪漫情怀。人们在整理她的遗物时发现，她枕边信封上写着“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”的诗句。信封里藏着她深爱的人的照片，那是热恋时他送给她的极为珍贵的纪念物，照片背后写着动人心弦的话：“你关心我一时，我关心你一世”。

响彻上海滩的《卖报歌》

啦啦啦，
啦啦啦，
我是卖报的小行家。
不等天明去等派报，
一面走一面叫，
今天的新闻真正好，
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。

啦啦啦，
啦啦啦，
我是卖报的小行家。
大风大雨里满街跑，
走不好，
滑一跤，
满身的泥水惹人笑，
饥饿寒冷只有我知道。
啦啦啦，
啦啦啦，
我是卖报的小行家。
耐饥耐寒地满街跑，
吃不饱，
睡不好，

痛苦的生活向谁告，
总有一天光明会来到。

旧时代的上海滩，受苦受难的底层百姓中究竟有多少流落街头、倍受凌辱的小报童，恐怕无人能统计清楚，但当这首《卖报歌》在耳边唱响时，那些单薄而瘦弱的身影总会叠加在我们溢满泪水的眼睛之中……

1933年6月的一天，靠卖报为生的小姑娘，尽管已饿得头晕目眩，但手里还剩有不少报纸没卖掉。自己又不敢回家，可是饥肠辘辘的她再没力气叫卖吆喝，双腿甚至沉得不听使唤。当她走到一个公交站台时，一辆电车恰好靠站，车门忽然打开，立刻涌下一群人，把身材娇小的她撞翻在地。

文艺